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秦 牧

QIN MU

代表作

(豫)新登字 01 号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秦牧代表作

袁振声 编 责任编辑 曲哲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郑州邙山书刊装潢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 插页 1 字数 319000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3000-7000

ISBN7-215-02143-2/I·228 定价:16.80 元



作 者

奇 迹 泉

生活的长河中常常有这么一些事情，你见到一次就一辈子记住它。仿佛是用金剛钻在石灰岩上刻了一道深深的痕迹一样，那些独特的事件，在我们专门记忆的大脑皮层某一部分，也刻上一道深深的痕迹。

一个人一生中自然要碰上许许多多这类的事。我这儿想来谈论其中的一件。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前夕，我们第一野战军——晋冀鲁豫边区纵队教导营的队伍，正在广东惠州地区的大鹏半岛一带驻扎，准备在大军南下时跟随进入广州参加接管工作。那时，虽说国民党军队已经败退到山侧，珠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已被

凡 例

一、《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是由南开大学中文系组织编选的一套多卷本的大型文学丛书，以作家分卷，囊括“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二、本丛书包括中、短篇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章均不入选。

三、选录的作品既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着眼于其历史作用，力求表现出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历史概貌。

四、选录作品一般以通行的版本为底本，注明该作品最初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与原版本内容出入较大的，在注释中说明。

五、选录作品的编排，先按体裁分类，同类体裁的作品再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六、每卷除正文外，有前言和注释。前言对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等作综合的评述，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为使读者查阅方便，书末另附作家主要作品目录。

16k 85/02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编委会成员

主 编 郝世峰 于友先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友先 刘家鸣 刘福友

张学正 张学植 张菊香

郝世峰 崔宝衡 曾广灿

隋羨璧

前 言

秦牧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散文家。许多人在谈到当代优秀的散文家时，往往把他与杨朔并称——“南秦北杨”。

秦牧，原名林觉夫，广东澄海人，生于一九一九年。他从小生活在海外，在新加坡度过了幼年和少年时代。回国后，他在故乡、汕头和香港等地就学。抗日战争时期，曾在韶关、桂林、重庆工作，担任过教师、编辑等职，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和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抗战胜利后，在香港过了三年职业写作生活。广州解放前夕，进入东江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广州工作，曾任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作品》主编、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等职。现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广东省文联副主席、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

早在四十年代，秦牧便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一九四七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作品集《秦牧杂文》。这个集子中的文章虽然看来并不算很成熟，但已显示了他追求知识性、哲理性和趣味性的端倪。

解放后，秦牧的创作更加勤奋，而且涉及的领域也是多方面的，除散文外，对小说、童话等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在小说方面，继《贱货》之后，一九五五年出版了中篇小说《黄金海岸》，一九八二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愤怒的海》，此外还发表了《残

雪》、《壁画》、《盒子里的秘密》等若干短篇。其中，《黄金海岸》是一部在读者中产生过一定影响的较为成功之作。小说以前辈华侨劳工生活为题材，故事从十九世纪一直延伸到现代，从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史的面貌，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原始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剥削的秘密。小说出版后，先后印刷了七八次，并被香港制片厂改编拍摄成电影《少小离家老大回》。在童话创作上，秦牧也是一位热情的作家。他的童话一如他的散文一样，既有丰富的知识，又有浓厚的情趣，受到小读者的欢迎。

当然，秦牧的文学活动还是以散文创作为主的。一九六〇年前后，可以说是他散文创作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他连续出版了《贝壳集》、《星下集》、《花城》、《潮汐和船》、《艺海拾贝》等散文集。这些集子的出版，特别是《花城》、《艺海拾贝》两个集子的出版，在国内、甚至海外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从而奠定了秦牧在我国当代散文领域中的地位。十年动乱期间，秦牧同许多作家一样，备受折磨，被迫搁笔。粉碎“四人帮”后，秦牧又焕发了艺术青春，每年都向读者奉献出一本精美的散文集。秦牧新创作的散文，不仅保持了原有的风格，而且笔力更加遒劲，意境更加深远，显示了一位经过暴风雨考验的革命作家崭新的精神面貌和纯熟的艺术功力。

在如群星灿烂的我国当代散文作家中，秦牧是自成一家、独树一帜的。在几十年的散文创作中，他所刻意追求的，就是知识性、哲理性、趣味性相统一的艺术境界。正是这“三性”的统一，不仅显示了秦牧别于他人的独特风格，而且赋予了他的散文以卓异的审美价值。

容有广博的知识性，是秦牧散文的一个突出特色。

大凡优秀的文学作品，除了使读者获得思想的教益外，还往

往能够丰富人们的知识，满足人们的求知欲。如果说小说、戏剧、诗歌等文学样式由于自身的特点，在表现生活知识方面往往要受到限制，那么对轻便灵活的散文创作来说，它在运用和阐发生活知识方面则是占居优势了。正因如此，知识小品一类的散文在我国有着长久的历史。应该说，在我国现代散文作家里，注重知识性的大有人在；也应该说，秦牧散文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和优越。

秦牧的散文，可以借用他的一篇散文的篇名来概括其特点：恰似一张博大的“知识之网”。可以看到，在创作中，每当他确定一个命题后，与此有关的知识便源源而来，齐集笔端。如谈“花”，则有玉牡丹、金芍药、黄菊花、白玉兰、吊钟、斑竹、矾松、水仙、一品红、佛见笑、醉西施……可谓百花争妍斗丽，使人眼花缭乱。说“贝”，则有雪贝、钟贝、伞贝、骨贝、鹅掌贝、冬菇贝、花瓣贝、唐冠贝、虎斑贝、椰子贝、初雪贝……真是五光十色，绚丽多姿。正是由于连类广阔，旁征博引，使秦牧散文形成了一个几乎是包罗万象的“知识之网”。在这里，飞潜动植、神仙鬼怪、日月星辰、声光化电，大至宇宙苍穹，微至一粒种子，可说是应有尽有。我们阅读秦牧的散文，好象走进一个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使人眼界大开，目不暇接。

秦牧散文所表现出的知识的丰富性，实在是令人惊叹的。就其知识的广博丰富而言，我们完全可以把秦牧散文誉为植物辞典、动物辞典、生活辞典；但是，秦牧对知识的广泛涉猎，又决不单纯是为了兜售知识。在谈到自己的创作体会时，秦牧曾指出：“杂文作者需要有丰富的知识，才能恰到好处运用各种形象材料来说明道理。而这种材料的联系，又必须是很引人入胜，很顺理成章的，它才能深刻动人。”“丰富的知识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可

以帮助作者说明道理，而且这些材料还能够满足读者的知识欲，使人们在阅读的时候获得新鲜感。”（《花城·思想和感情的火花》）用以“说明道理”，满足读者的“知识欲”，这就是秦牧追求知识性的目的所在。阐发道理和传播知识，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而且后者应以前者为前提、为准则。因为散文毕竟是一种具有特殊规律的文学样式，毕竟不同于一般的辞典。古人说：“文以载道。”阐述某种道理或思想，可以说是散文的重要宗旨。背离道理或思想的阐述而堆砌知识，决不会成为一篇优美的散文，从而也必然削弱其传播知识的艺术效果。我们赞美秦牧的散文，不仅由于它涉猎知识之广，而且更由于它表述知识之妙。在《摸鱼老手》、《赞渔猎能手》两篇文章里，秦牧热情赞颂了熟识事物规律的渔猎能手的奇异本领。在我们看来，秦牧也堪称一位善于运用生活材料而编织“知识之网”的能手：他不仅长于从大量的知识材料中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选择，而且工于围绕阐发道理之“纲”，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编织“知识之网”。使“知识”成为有机之“网”，关键在于作者能否紧密结合阐发的命题去驾驭和把握知识材料，使之发生有机的联系。秦牧是具有这种本领的。

先看《社稷坛抒情》。作者站在社稷坛上，思想的羽翼在历史的长河中翱翔：他从土坛想到了土地的来历，想到了劳动人民开辟土地的斗争；从土坛的五色泥土想到了古代思想家关于五行的观念；从土坛中心的黄土想到了被喻为中华民族摇篮的黄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从其它颜色的土壤想到了祖国各地的泥土，想到了远离祖国的游子对故土的热恋；从五种颜色土壤的拼合想到了祖国的统一……最后，作者把这一大串丰富的联想，归结到一点：我们祖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高度统一过！表面看，

作者联想的羽翼忽东忽西，忽远忽近，似乎失去控制；实际上是有着内在的逻辑在制约。这条逻辑便是作者所要阐发的命题。正是凭借这条逻辑，使零散的知识材料发生了有机的关联。

再看《星下》。作者仰望星空，浮想联翩：时而想到古人星下徘徊，苦苦思索大自然之谜；时而想到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而终究还是匍匐在大自然脚下……不难看出，这一切联想都是为了揭示一个道理：人们只有挣脱阶级剥削和奴役的枷锁，才会冲破不可知论和宿命论思想的羁绊。在这里，一人一事、一景一物，形成了一个有着内在机缘的统一体。它们都是从不同侧面和角度阐发作品的题旨。

这两篇文章，一是谈天，一是说地。无论谈天还是说地，作者都是紧密结合阐发道理去调动和驾驭知识材料。因此，作者虽是下笔千言，但却未离题一步，虽是思绪万千，却又能够丝丝入扣；虽是东拉西扯，却又能够顺理成章。也正因如此，在秦牧的散文中，虽然拥有大量知识材料，但并不是堆积如“沙”，而是交织成“网”。总之，在秦牧笔下，山川风物，皆成文章，草木虫鱼，俱寓深意。

秦牧散文丰富的知识性，来源于他深厚的知识积累。秦牧曾深有体会地谈道：“占有丰富的生活知识的材料，对一个散文作者是十分重要的。”（《长街灯语·散文创作谈》）基于这种感受，秦牧十分重视知识的积累。他除了从生活实践中获取“直接知识”、“感性知识”外，也注意从书本、见闻方面积累“间接知识”。由于知识的库藏异常充实，所以他动笔时能够左右逢源、得心应手。总的看，秦牧的每一篇散文都能够为我们打开一扇新的“知识之窗”，给人以新鲜感；但在某些作品中，也有重复使用同一材料来说明道理的弊端。还应指出，为了增强作品的知识

性，秦牧习惯于以旁征博引的手法阐发道理。一般说来，作者运用这种手法是成功的，但个别作品中也存在着博引有余、精炼不足的微疵。

含有深刻的哲理性，是秦牧散文的又一重要特色。

秦牧诚然重视作品的知识性，但他更重视作品的思想性。他曾指出：“文学创作离不开思想、生活知识、表现手段（主要是文学语言）这三者。”（《长街灯语·散文创作谈》）显然，这三者之间是有主有次的，正如秦牧所说：“思想是统帅，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就象没有灵魂一样。”（引文出处同上）在《核心》一文中，他更集中地阐述了“思想”在文学作品中的“核心”地位和统帅作用。一般说来，进步的作家都是努力追求作品的思想性；而对于“善于思索”的秦牧来说，这种追求，则往往表现为对生活的哲理性思考和发掘。这一特点从他最初的散文创作中就已显露出来。林非在《现代散文六十家札记》一书中，这样评价秦牧解放前的散文创作：“他那些谈论知识和哲理的散文，努力去开掘历史的含义，写得凌厉峭拔，义正辞严。”“通过谈天说地表现了作者所思考的哲理，而在诉说哲理时又流露出他对旧世界的深恶痛绝，这就使他的作品产生了一种鼓舞和激励读者的力量。”可见，秦牧对生活的哲理性表现由来已久。随着他生活阅历的不断丰富，洞察能力的不断提高，愈到后来，对生活“含义”的开掘愈为深刻。

在《花市徜徉录》里，作者不仅生动地描写了“花市”的盛况，而且以哲理性语言阐发了不少美学见解。他从花的经济价值，人们喜欢把花“人格化”，引发出“美和社会意义的统一”的美学名言；从山野小树之变为国色天香的牡丹，沼泽野生植物之变为凌波仙子的水仙，荒郊平凡的野花之变为独先天下之春的傲菊，

联想到“劳动创造世界”以及艺术上自然主义的幼稚；从花色的绚丽多彩，蔚为奇观，联想到艺术表现形式上多样性、独创性的可贵；从花朵的单托双托、单瓣双瓣，联想到艺术上“格调和谐”的重要；从花瓣整整齐齐的大丽花不如花瓣错杂的牡丹，花瓣龙蛇飞舞的“十丈珠帘”、“紫雪金丹”胜于花型端正平板的早黄早白，联想到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好处。通过这种哲理性联想和推论，使这篇花的礼赞的抒情散文成了阐发“美学原则”的生动的美学论文。在《面包和盐》中，作者列举了大量的各民族的赠献习俗：欧洲、非洲许多国家最尊贵的献礼不是金银珠宝，而是普通的面包、盐和玉米；缅甸泼水节是用水作为最美好的祝愿；我国藏族的“献哈达”，是用一块平常的布帛……以金银珠宝赠献，容易使人想起豪富之间的礼仪，而且金银珠宝之类，价值是可以比较的；而以面包、盐、布帛等作为献礼，它们蕴含的崇高的意义，却是难以估量的。作者由此推论出一个真理：“平凡的东西，常常就是最崇高最宝贵的东西。”“伟大就寓于平凡之中。”

《菱角的喜剧》通过菱角的变化多样，阐述了事物的“特殊性、复杂性”，使人们领悟到思想方法“简单化、绝对化”的偏颇。《摸鱼老手》、《赞渔猎能手》通过对渔猎能手神妙本领的阐释，启示人们要认识与掌握事物的客观规律。《并蒂莲的美感》通过并蒂莲、比翼鸟能给人以美感，而雌雄终生拥抱不离的血吸虫却只能使人厌恶，揭示出美感离不开思想的原则。象这样蕴含着深刻思辨力的哲理性散文，在秦牧创作中是不胜枚举的。

秦牧散文在阐发哲理上是具有自己的特点的。他的特点就是：其一，深入浅出。犹如“伟大寓于平凡”的哲学命题一样，

秦牧散文多是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事物里引发出深刻的哲理。他阐发的道理诚然是发人深思的，而引证的材料则多是诸如“面包”、“盐”、“菱角”、“并蒂莲”、“血吸虫”之类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这就使深奥的哲理浅显化、通俗化了。其二，亲切朴实。秦牧阐发的道理都是自己对生活的深刻感受，然而谈论起来却决不带一点说教的口吻，而是如话家常，如数家珍，有亲切诱导之心，无卖弄说教之意，因而能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启迪。

哲理是理智的闪光，智慧的结晶。秦牧散文所显示出的哲理性，导源于作者高度的思想修养和透彻的洞察力。秦牧非常重视作家的思想修养，他强调指出：“作者思想水平的高低，认识事物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是辩证的还是形而上学的，是精确的还是模糊的，他写作的时候，思想是炽热状态还是微温程度，在作品里是无所遁形的。”（《长街灯语·散文创作谈》）基于这种认识，他在积累生活知识的同时，十分注重学习和掌握先进的科学理论和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方法。正是通过思想和理论的修养，使他具有了深刻的思辨力和洞察力。从秦牧大量的散文创作中可以看到，作者对事物的观察、分析，常常显示出他的独到之处。他不仅能够洞幽发微，透过种种迷雾深入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而且善于“平中见奇”，从平凡的事物中发掘出它们的不平凡。正是这种对生活含义的深刻思考和发掘，使秦牧散文常常闪现出思想的、哲理的火花。

当然，我们赞誉秦牧对思想内涵的重视和探求，并不意味着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显示着哲理性光彩。他的某些文章尚缺乏思想深度，“浅出”有余，“深入”不足；某些文章虽然提出了较深刻的见解，但还未达到哲理的高度。尽管存有这些不足，综观秦

牧全部的散文创作，作者对思想性、哲理性的追求，仍然是颇有成效的。

在“五四”后的散文创作中，不少作家曾致力于知识小品的写作。其间，周作人的创作是引人注目的。他那寓知识性于清淡、闲话之中的小品文，曾经获得不少的读者。但是，旨趣格调的平庸，却严重削弱了他作品的思想光彩。此后的知识小品创作，虽然并不乏佳篇珍品，但由于作者们当时思想的局限，能够把知识性与哲理性完美统一起来的作家，却是不多的。秦牧散文创作的可贵之处，就是他在致力于知识性的追求时，丝毫不放松思想性的开掘，而是以智者的博识、哲学家的敏锐，将丰富的知识性与深刻的哲理性完美地统一起来，从而大大地提高了作品的审美价值。可以说，秦牧散文的出现，把知识小品的创作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具有浓厚的趣味性，是秦牧散文的另一明显特色。

对散文创作来说，知识性、哲理性诚然是可贵的；但具备了这两者，也未必成为一篇好文章。散文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它在知识的传播、道理的阐发上，是不同于一般的教科书和理论文章的。同其它文学作品一样，散文应给人以美感，应具有“遣兴”功能。“寓教于娱”，这可以说是散文和其它文学作品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在秦牧的散文创作中体现得尤为充分。秦牧曾称《艺海拾贝》是“寓理论于闲话趣谈之中”（《〈艺海拾贝〉跋》）。综合考察他的作品，可以这样说：寓知识和哲理于“闲话趣谈”之中，是秦牧全部散文创作的共同特征。在《笑的力量》一文中，秦牧曾写道：“在我们的时代，文学艺术应该能够引人发出更多爽朗的笑声，我们必须有更多‘巧妙的手’去搔人家精神上的膈肢窝。”作家应该凭借自己“巧妙的手”，引人发出

“爽朗的笑声”，这同样是秦牧在创作中所追求的艺术目标。这种追求使他的散文具有了浓厚的趣味性。这种趣味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概括说来就是：

其一，丰富多彩的趣闻。为了增强文章的生动性、趣味性，秦牧在阐发道理时，援引了大量古今中外的富有情趣的传闻、典故。例如，在《摔坏小提琴的故事》中，作者叙述了这样一个生动的故事：文艺复兴时期有一位著名的小提琴手，他的小提琴价值五千元，演奏时引来许多听众。他的高超技艺使听众心领神驰。但是一曲临终，他却把小提琴摔得粉碎。顿时，四座震惊。这时音乐会的主持人才宣布，摔坏的那把小提琴价值只有一元多，现在才用真正的、价值五千元的小提琴来演奏。这时，小提琴手奏出了和普通小提琴奏出的差不多美妙的音乐。通过这个娓娓动听的故事，作品引伸出一个深刻的道理：高明的作家不仅在描述荡气回肠、声情激越、矛盾尖锐或者异常优美动人的事物时，有一种巨大的吸引人的魅力；就是在表现极其平凡的事物，高潮还没有出现时，也能够引人入胜，动人心弦。作者借助这个故事来说明道理，不仅使文章通俗易懂，而且趣味盎然。在《吃饭与吃人》中，作者征引了这样一个富有情趣的寓言：“某甲拿一块玻璃放在某乙面前，叫他看路上的行人，某乙看得清清楚楚。某甲又拿一面镜子放在某乙面前，某乙说这回只能看到自己了。某甲道：‘当然啦，因为这里面有了一点银子，你就只看到自己，看不到别人了’。”借用这个寓言故事来剖析个人主义的丑恶、危害，既深刻有力，又诙谐动人。正是通过这类趣闻的广泛运用，不仅使抽象的道理形象化，而且增添了作品的风趣。

其二，情趣盎然的语言。秦牧的语言很富有感情色彩。在写作中，他总是尽情倾吐，娓娓而谈，因而赋予他的语言以亲切、

诚挚的情趣。例如《笑的力量》，一开始就这样写道：“‘哈，哈，哈，哈……’我们每个人做小孩的时候，都有被人搔到膈肢窝，瘫痪在地上大笑的经验。这种笑，虽是辛苦，也是快乐的。长大以后，这种玩意儿自然是难得有了，但是有另一只奇妙的手，有时也会来搔我们精神上的膈肢窝，使我们忍不住微笑和大笑。这只奇妙的手，就是幽默和讽刺。”文章别开生面地用“哈，哈，哈，哈”的笑声开头，接着便从小孩时“被人搔到膈肢窝”的感受谈到幽默和讽刺这只“奇妙的手”的艺术效果。笔调既平易近人，又富有情味。读来既能唤起一种亲切的体验，又能引起我们会心的微笑。

秦牧很重视词汇的积累，并响亮地提出作家应成为“词汇的富翁”。在词语的选择和运用上，秦牧喜欢择取一些有活力的古代诗句和成语以体情状物，深化意境；他还善于选取一些富有表现力的生动活泼的群众口语来烘托气氛，浓化情趣。如在《花城》中描述节日前夕的气氛时，作者选用了这样的群众口语：“糖果祭灶，新年来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老头子要一顶新毡帽。”寥寥数语，便有力地烘托了节日来临前的热闹气氛。这段口语由于声韵和谐，情致诙谐，因而一经选用，便有效地增添了作品的情趣。在发现和捕捉群众口语上，秦牧是很敏感的。在他的散文中，诸如“甜得要死”、“咸得要命”、“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仔”、“臭猪头碰上盲鼻菩萨”等日常用语，是比比皆是的。这些群众口语的运用，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情趣魅力。

其三，妙趣横生的譬喻。秦牧非常重视譬喻的运用。他不仅称譬喻是“语言艺术中的艺术，语言艺术中的花朵”，而且强调指出：“文学工作者应该精心去制作一支支‘譬喻之箭’，在必要的关口，弯弓射去，不偏不斜，一箭正好命中红心。”（《语